



論語群疑考

一

229  
A/c



門 1229  
卷 1



題言

論語羣疑考二十卷十冊。安永九年。予比註論語。於諸註解疏。其得失可疑焉者。乃考而斷之。錄以藏篋者也。且方其時也。則世之學者。張師門之徒。各執流派。青衿子弟。祖乎左右。而是非之論。喧嘩乎世。則羣疑不易決。故予每講論語。必辯此考。以曉喻子弟焉。爾來既四十餘歲。世俗變更。時好流移。至今之時也。則遊于文苑者。亦多雜碎憤漫。其於學也。非敢復執流派。則如予之說。切切惔惔然。

者恐亦不合於時好與。然我國黌之學，則虎之所督而既經十有二年，闕里之風漸浹洽乎士眾，則永不可流移，亦所以庶幾也。且虎之齡將至耄荒，則此錄竟藏篋底，以為蠹魚之餌，亦不能無遺憾焉。故今茲文政五年春三月，初命劄劄氏而壽諸印版，以貽我黌中生員焉云爾。

尾張國黌督學 冢田虎識



論語羣疑考卷一

冢田虎著

○論語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此以論為弟子之論纂，不可然也。夫子沒後，弟子纂輯其遺言，豈更有可論乎？二十篇中，弟子相與論者，唯見於子張篇。其他之論，以為弟子論夫子語可也乎哉？

集解無題目解皇侃義疏敘云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為其名故名為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云邢疏設論者綸也輪也理也等多說此皇侃說頗不通也論難曰語雖見於毛詩傳然凡語字舉論難之謂也哉語者唯是答述之謂為是矣且如此說則所題目論一字而足矣而以論字為孔子沒後論與班志同其意固不是也其不曰語論而云論語之二義皆其鑿說舍而不論焉

邢疏之說皆牽強傳會不足論焉耳

物茂卿云先王詩書禮樂至孔子而後論定故所命之以為論者迺以命孔子事業乎爾

異矣哉說也誰命孔子事業為論論豈孔子之業也乎用之則當輔相王侯以安天下國家不用則當教育子弟以傳其道於後世是將孔子事業也易曰舉而措諸天下民謂之事業聖賢之事業唯是也寧以論為事業乎哉及其道不行而後論定六經以傳諸萬世然豈可以論命聖者事業耶又云凡言之可以為教者皆謂之語如國語家語

是亦非也。妄語、私語、世語、俗語、謬語、鄙語之類，豈可以爲教乎？聖言、法言、納言、嘉言、德言之類，可以爲教者，亦謂之言也。唯是單言曰言，答述曰語也。論語之作，鄭玄、王肅皆以爲仲弓、子夏、子游所編，張燧云：閔子門人所錄。

此等之說，有何所見，謂之與予未知其徵。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是亦不通。閔子冉子亦有以子稱焉，不獨二子。太宰純曰：前十篇琴張之所論定，以其稱牢曰知之。

後十篇原思之所論定，以其言憲問恥知之。茂卿大善此說，而用之以爲己說。

子罕篇唯一曰牢，憲問篇唯一稱憲，以是定謂前十篇琴張後十篇原思，不亦牽強乎？況十九篇中皆書子曰，季子一篇唯書孔子曰，其文體亦篇篇不同乎？故強論作者，今以爲皆無用之論，斯不唯論語不可知其作者，古書多爾。

○學而第一

朱註云：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務本之意豈唯此篇多焉乎二十篇中皆務本之語多也論語固非一人之所記也則其篇次亦固不可有定也但及諸弟子纂輯之以學而時習之之語爲卷頭發端者斯其微意也已

茂卿云孔子未免身爲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修先王之道而傳之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如學而時習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孔子矣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

是何言也言之不通也孔子既仕而爲大夫致仕猶在大夫列何爲謂未免身爲匹夫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學而孟僖子卒時遺言以使其二子學於孔子斯昭公二十四年而夫子歲三十五也乃知自其少壯既能修先王之道從學之徒亦不寡也而謂五十知天命然後修先王之道而傳之人者是何言也

○學而時習之章

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此所謂時者以爲何時乎茂卿承之以爲四時其非審於下且古所謂學者豈誦讀之謂也哉斯乃漢以來以記誦爲學之弊也果如其解則經文當

作學時而習之是文義皆失矣

朱註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云

此註皆非也學則學而已不須更訓效先覺後覺其言祖孟子而謂復本性之善者聖訓之所無焉其一家之言不須論焉人之生也其知慮才性追年而熟成豈得復其初乎斯理之所無也但習善則性與善成習不善則性與不善成書曰習與性成是也又以習爲學不已之義亦不辨學與習之

義斯取乎羽白字以附會其意然習豈不已之謂也乎說喜意也亦失之經傳用說字與喜不同喜與怒反說與怒不對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是亦非也習豈思繹之謂也乎謝氏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經言所謂學習寧以坐立威儀謂之乎

伊藤源佐云學倣也覺也習溫習也既學而時時溫習則智開道明猶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而有不堪其悅者

此所謂學者爲倣乎爲覺乎其讀不分白虎通云

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漢時既有此訓然經傳所用學與覺字義不同習溫習亦經義所無皆無用之字訓也且如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者大似宋儒一旦豁然之說矣皆不得學與習之義也物茂卿云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

此學先王之道也者固然矣然其人以道爲聖人制作之道而禮樂是而已則不然也其辯具於聖

道合語其時習之解太非也如斯則不辨學與習也經文時字屬習而不屬學且王制則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則曰春夏學于  
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二篇之  
記時亦不同焉且學文藝或當四時各有所宜也  
至其習道則不可擇日夜豈可擇四時乎皆不通  
之說也又說與愛慕性情本殊矣是亦未得說義  
太宰德夫曰時者及時也學記云時過而學則勤苦  
難成故學欲及時也習猶慣

如斯解則經文不作時學而習之乃文義不通是



亦且不分學與習習亦不須訓慣皇侃云說者懷抱欣暢之謂也亦未得之說者經傳所用皆適意之謂也

公羊傳云同門曰朋集解包氏依之鄭玄曰同師曰朋白虎通云同門曰朋同志曰朋朱註云朋同類也茂卿云朋黨類也謂從我遊者也此取乎皇侃也

有朋自遠方來此既初自遠方來則不同門人亦不同師人自可知也同類亦不通凡同類之言如孟子所謂同類者皆相似者而鳥與鳥同類然鸞鳳與燕雀為朋耶獸與獸同類然虎豹與犬羊為

朋耶人與人同類然君子與小人為朋耶同類不可謂之朋准而可知也黨類之解則愈失之君子不黨無黨無偏謂黨為朋黨則有之謂朋為黨類則未之有也今唯以同志曰朋為善儒行解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是朋者同志之謂也可知矣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皇侃曰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程說惑乎皇疏與

喜怒哀樂非性感物而後動七情皆因感而殊也

豈有在心在外之別乎如皇疏最可謂陋矣皆不  
得所謂悅與樂之經意也樂斯憂之反耳

茂卿云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  
皆可能者唯是耳

此殆不通也若使孔子顏淵乍得富貴則以為舍  
其樂道而樂富貴乎以樂道為貧賤之事則儒者  
之舊蔽也如孟子所言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君子樂之是樂道之大也孔子之蔬食飲水顏淵  
之簞食瓢飲言貧賤而不改其志耳非以是為大  
樂也且今之經語以貧賤為言之與斯大逕庭也

何晏云愠怒也朱註含怒意也茂卿云愠心有所拂  
鬱也蓋愠鬱一音之轉愠訓怒至南風解愠而窮

愠與怒不同愠悅之反怒喜之反孫子曰怒可復  
喜愠可復悅是也且雖人不知豈有忿怒者乎故  
今茂卿為得焉

朱註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

以為在人乃是咎人也君子不怨天不咎人知不  
知亦不在人命也君子安命而已

茂卿云人不知謂不為世所用德夫云知猶用也  
夫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居則曰不我知也是欲

爲人所知者，學者常情也。其欲所知者，固欲所用也。然知不知與用不用，論語中其文自別也。若知柝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斯非不知也不用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章。

源佐云：孝弟之人，不待學問而自不爲不善，蓋明孝弟爲本然之善也。

此解有使子弟廢學之弊。雖孝弟之人，也不學則移之君長而爲政治之輔，則未可能也。且經文以犯上作亂言之，謂諸侯大夫士悖逆爭亂之事也。非謂凡民之善不善也。

德夫云：犯上其惡小，故曰鮮矣。作亂其惡大，故曰未之有也。

是何鑿說也。凡國家之亂，生於犯上。犯上則亂之本也。何大小之有此。佗說者皆未得鮮矣之解。何晏云：本基也。朱註：本猶根也。

皆無用之解也。本則本而對末之言耳。朱註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源佐云：仁者慈愛之德也。茂卿云：仁難言，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仁者以安天下解之，庶乎其不差。德夫云：安民爲仁。此皆非也。其非之辯，具於聖道合語及辨物等著。

○子曰巧言令色章

集解包氏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朱註巧  
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  
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源佐不出於朱註而不言人  
欲耳茂卿謂朱註曰若無不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  
禍昉於孟子好辯而極於宋儒不可從

論語及詩書二經數有巧言之戒皆惡偽巧之言  
也而說者以巧為好也善也者皆失經義也君子  
學詩以善辭言辭言之好非所以惡焉特惡其偽  
巧也朱註每以內外言之固雖其家學也內外之

誠經傳非無之但以人欲本心為學問者則非聖  
門之學也

茂卿又以巧言為佞人而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者見  
仁者不必佞也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  
禮以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  
言色之美是求則徒悅人之歸

此以巧言為佞亦失之佞與利口與巧言皆不同  
學者能讀經傳自可知也且若此說則巧言令色  
而務成德可謂之實君子也皆大失經意矣

朱註云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茂卿駁

之曰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云必無乎故曰鮮矣又曰鮮矣仁者猶言鮮乎仁

上章好犯上者鮮矣亦同文非絕無之謂也茂卿駁之者是也然其自曰猶言鮮乎仁斯不知古文也矣與乎文義大異也總見其人之著書其於助語字杜撰亦不少皇侃本作鮮矣有仁德夫取之非矣經言曰不仁而不曰有仁於孝弟忠信仁智等之德言有無者則少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源佐云三省如三復三令類丁寧反復省其身也凡

三字在句首者三次之義如三復白圭三以天下讓是也在句尾者數目字如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君子之道者三是也

此解實然矣朱註以為數目失之因下有<sub>三事</sub>說者多誤三省義

朱註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何晏云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乎程氏曰不習而傳與人

忠信之名義具於聖道辨物朱註以實之解最失信字義傳字亦失之何晏為得焉程氏既從何晏

仁齋以下皆從之凡傳字皆言傳之後仁齋曰斯三者皆爲人不苟之事曾子以此省其身則古人之所以脩身者專以愛人爲本故其所自省者亦在爲人非如後世學以絕外誘屏思慮爲省身之要也此論實然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集解云馬融曰道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

容之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道釋文音導皇侃本作導今從導音千乘兵賦之法周禮王制既不同則後世不可得而審焉也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斯以爲古之稱而可已也今且從朱註而已

包氏曰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朱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德夫曰敬者慎重之謂也古人言敬必於事上本文明言敬事朱熹乃以心術言之釋氏之學也

所謂敬事者號令不苟也信不欺也

集解敬慎誠信未得經義朱註主一無適特其家言德夫非之者是也然以敬事為號令不苟則不之盡也所謂事豈唯自上令之事也乎總是敬民事之謂也以信為不欺亦未之盡也信者言行不違之謂也則將如予之註世不可斷而審焉也天德夫云節者節限也節度也如竹有節不可踰也如木有節不可折也節用者制財用之節而不敢踰也王制所謂量入以為出節用之本也愛人之實在施惠為政而不能節用必至匱乏雖有愛人之心何以

見其實是愛人之本在節用故曰節用而愛人

此解最是也朱註園外揚氏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德夫蓋得之於此揚時說也朱元晦何闕此句註載之園外與

茂卿舉皇侃馬融包咸之說而以為皆非正解而曰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導之乎竊疑此必脫簡也道如道宋衛之道蓋謂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苦供億也云

此何謔語也設如斯之奇說以欺不知者抗顏以

唱先王之道而張一家之門可憎之甚也今此聖語皆先王政治之要務不可忽怠者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德夫云出入猶言外內

此無用鑿說出入孝弟互文耳豈得言孝內弟外乎論語中如斯互文亦不少也

朱註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文謂詩書六藝之文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皇疏云即五經六籍也茂卿云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子分配言行蓋

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強

朱註謹信之解固失之茂卿謂之者是也餘力則餘力而已猶言暇日非也子弟行孝弟寧有暇日乎文則六藝之文馬融之遺文及皇疏可謂陋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孔安國曰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皇疏云改易好色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邢昺云易改也皇疏一通云當改易平常之顏色更起莊敬之容也程頤云謂見賢變易顏色仁齋依之曰變易顏色言好善之誠也茂卿云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



好字乎仁齋先生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甚穩當也  
改易之說向經文不得焉變易顏色之解原乎皇侃而程氏既有此說茂卿以為仁齋之說者麤也且無好字而好色之文不通聲色殉貨色去讓遠色之類經傳多有之其不諳經傳亦可知也又且變易顏色文義與不協有盛饌必變色而起迅雷風烈必變王勃然變色之類未有書易色者且見賢變色其色如何以為畏色乎為慚色乎此文義與不協不可從也又漢書李尋傳師古註以為輕

易最謬說不須言焉以為交易好色者固允當也朱註園外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德夫曰子夏首言賢易色夫賢者道之所在也人苟欲好賢欲無聞道可得乎吳拭之言可謂妄矣德夫之駁是也吳拭之說固讀經文粗也文書雖曰未學曰字可以知其學而曰未學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何晏云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註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

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此二註皆非也重者輕重反之詞何須曰敦重厚  
重且皆不解其所以重則不可知重之何如也又  
二句相連以為不重則學亦不堅固大失文義矣  
二則字二句為二事明也何妄以又亦字換則字  
此章五句自為五事於文可知也德夫以朱註為  
得焉何也

茂卿云不重謂非重事也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它  
諸大禮重事也君子愷悌以為德故凡非重事不設  
威嚴唐虞君臣俞拂於一堂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

古之道也

是何妄說也予讀之不勝鬻蹙其人之惰慢自可  
知也蓋君子之為德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威儀翼  
翼不可苟也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君子  
有三變之言斯豈與大事之時也乎聖人每諭人  
以莊恭莊恭所以為威也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  
敬莊敬則嚴威豈是唯大禮之謂也乎唐虞君臣  
俞拂於一堂孔門師弟親若父子則以為舍禮節  
威儀而惰傲相接乎且如祀與戎及大禮稱曰之  
大事而曰之重事者未嘗之有也又且混不非字

凡作如是妄說以爲古文辭以欺子弟實可憎也  
孔安國曰固蔽也仁齋云君子亦當爲學以致其道  
不然則有蔽固不通之病也茂卿非仁齋而曰是其  
視學太淺大非孔子之意而其說云謂不固守一師  
之說也

仁齋依安國而爲蔽固不通之解太善矣書曰不  
學牆面蒞事惟煩斯其所以原也且六言六蔽之  
語亦可以徵焉其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亦其妄言  
不須論焉七十子之於孔子其謂之何先王之制  
民成于三事之若一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豈不守

一師之教可也乎哉彼其以後世儒者言之與

鄭玄曰主親也朱註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  
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仁齋云主對賓  
之稱忠信學問之本故學必主忠信茂卿云主者如  
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於他邦而所主之家必忠  
信之人最親故訓親

茂卿德夫與助鄭玄以成主親之義皆迂也凡主  
善主德之類豈皆可訓親乎朱註爲惡爲善之解  
不附會於本文仁齋主賓之解可謂善矣然朱註  
及仁齋茂卿皆以此爲學者之事失矣章首題君

子則五句皆在位君子之用心焉爾

朱註無毋通禁止辭也勿亦禁止之辭

禁止之辭有所對之人言之也今章首曰君子斯

汎言君子之用心焉爾非可禁止故勿亦無也已

此章源佐茂卿論章意者有焉皆無用臆說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孔安國曰慎終喪盡其哀追遠祭盡其敬朱註依之

而哀改禮敬改誠

德夫謂朱註以為非古訓而引檀弓徵之者是也

源佐云慎終不忽者用慮之周也慕遠不遺者好善

之厚也茂卿云仁齋以謂不帝喪祭凡事皆可慎終

追遠其說本皇侃之一通勃率理窟甚於朱子

皇疏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

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德夫曰此說亦通惟不及

古註之善今謂追遠民德歸厚之言必是喪祭孝

行之謂也必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朱註或云尤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源佐云今據此章

及後篇問子貢章為子貢弟子為是矣

陳亢在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而為孔子弟子明也

雖不載於史記弟子傳焉不足疑也德夫辯之者是也

朱註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仁齋云恭致敬也儉無飾也其它用朱註茂卿云溫和容也良其材也恭其處己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

朱註則似效諸經解焉然五德之為物皆未辨也仁齋所謂致敬無飾最不知恭儉之義也茂卿所謂溫和容亦不得之讓接人之際亦謾也五德孰非接人之際五德之為物其辨審於聖道辨物

朱註以為夫子未嘗求之而曰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

此以聖人為若所謂如來者也孔子可謂最求之之甚者矣蓋孔子之志固欲為東周栖栖而遊乎四方以求可用之君至乎其甚則如佛盼弗擾亦有召之乃欲之者豈得謂未嘗求之乎哉其數數以為莫我知莫我用者謂之何也所謂過化存神雖孟軻之言也魯衛齊陳楚孔子之所過未有能化者何唯是雖聖人也遇不遇時也苟不遇於時

而不見用則未有由乎窺其妙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源佐云曰志曰行皆以其善言之

此失章意是觀子弟之善否之方豈唯見其善耶

觀者廣瞻也其志行之善否皆可以觀也

朱註園外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

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

故也源佐云道者指良法父沒而三年間乃改作之

時也於是善奉其道永久無替則能盡其孝茂卿駁

此等說曰勃窣理窟豈孔子之時之言也乎蓋孔子

之意無論於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

此茂卿之駁實然矣源佐之說最不通也其道良

法也固可以奉守焉雖不改之何足以為孝矣且

三年之間則孝子哀未除其以為改作之時不知

何謂也皆不通之說也但茂卿以為上二句蓋古

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者斯無用鑿說既稱子曰

是皆孔子之語而已今謂此語說者似不得於字

改父之道與改於父之道文意自有麤細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章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

可行

此註簡而不審章意禮何以貴和未知其所以貴朱註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

此註渾失章意矣天理之節文固其家言聖學之所不言也和則和睦而已從容不迫亦古訓之所無且程朱體用之說素取之佛書亦聖學之所不言其解實似不得先王所以制禮之意矣仁齋云用以也禮記作禮之以和為貴是也茂卿依

之而曰中間不可斷句仁齋引戴記為是祇識字而不識句德夫亦曰六字一句

禮之用三字句為是矣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又管子形勢曰道之用也貴其重也又史記外戚世家曰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是文取於此語也儒行篇之文亦以用而宜禮之以三字為句不然則上下文不應然用者非所謂體用之用言功用耳仁齋云和無乖戾之謂茂卿云和順也謂和順事情也邢昺疏云和謂樂也朱註程子之說亦謂和為樂茂卿論之曰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

謂和直以爲樂固不是也然樂生於和而非離禮  
之和更以有樂樂者所以表禮之和也然今所謂  
和爲貴者諸說皆失禮意矣茂卿謂和順事情者  
最不得和義也

仁齋云是有子借先王之道以明禮之不可一於和  
也先王之道固雖美也然世有升降時有隆污悉由  
之不改則有所牴牾而不行云

此說大失章意且穿鑿誤禮意矣雖曰禮從宜然  
謂因時世改之而不可一於和何經傳有其教焉  
其說讀經文以爲先王之道雖美也因其時世而

小大由之則不行之義斯經文必不然也

茂卿云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爲美馬融  
以來兼和言之爲不成文矣

此說愈失章意斯字拈和爲美明矣且威儀文物  
豈道之美也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必敷几筵升  
降酌獻酬酌然後謂之禮乎先王之道所以爲美  
者寧在威儀文物乎哉此章古今說者皆不得先  
王制禮之本意矣乎周禮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  
邦國太宰之職禮典以和邦國小宰之職亦禮職  
以和邦國此禮之功用在和人民者亦可以知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

此解如無失然以信為言可反覆之謂未之得也朱註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

此註皆非也凡經傳所謂信者皆忠信之信而言行不違之謂也但曲禮云約信曰誓朱子蓋依之與然信一字而為約義未之見也義者有先王之制而以私為事之宜者非義也復亦非踐言家語王言解曰其言可復其跡可履是復非踐可見也

復再復之謂也又家語子路初見曰不信無復管子曰凡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可以徵焉論語中不以三隅反則我不復如有復我者之類皆再復之謂也而漢以來至我方說者訓復為踐皆失之皇疏復猶驗最非也包氏云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朱註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合禮與中節皆本文所不言焉皆不得近之詞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恥近於勇知所先後則近於道之類凡言近者殆可至其地之謂也以上

二句說者皆失語意蓋信與恭素非有其制生質之美者則雖不學也亦能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斯禮與義則有先王之制而不學之人不可能也然信其言者殆可至於義恭其貌者殆可至於禮也其解具於予註焉

孔安國云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朱註因猶依也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韓愈筆解云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源佐本乎韓愈以為因而而不失其親茂卿云因媻古字

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姻親外親正義引今論語文云

古註未盡因與宗之文義朱註以為所依者強解也宗字亦不明韓愈之解最鑿說一不見於經文此茂卿為得焉大雅皇矣詩曰因心則友因姻通媻即姻字宗則宗族之宗而已

茂卿云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德夫云菽先

生所以知者此章文似周易象傳故以文法知之實千古卓識也

此無用穿鑿也。若此章有子對人之問者與稱所聞於孔子者與釋古書之言者與當時有若人而美之者與是實不可知也。不可知也則置而不論。○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鄭玄云：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朱註：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仁齋云：不求安飽，專心致志，汲汲於求道也。德夫云：二無字，言君子自無是事，不可換以不字，不字是有心然矣。

君子固不可不學也。然題曰：君子。鄭玄直以為學者，非也。朱註所謂有在，亦謂學者之志也。章意則謂士君子志於治安之道者之用心也。仁齋亦言學者耳。二無字，德夫謂之是也。

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韓愈云：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

安國之解固是也。正，就有道人而正我所言之事之是非，明也。陋矣哉。韓愈之解也。

朱註：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云。

此取諸中庸以作註文，然有害於章意。若然則事

唯勉其所不足而其所以為足者可不勉乎言唯不盡其所以為有餘而其所以無餘者可盡之乎且所謂事物當然之理持其家言不須論焉

茂卿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修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為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

此何鑿說也宋儒修身之說勝雖則如其言今日君子曰好學豈可二乎敏於事而慎於言固是好

學之事也已以不遷怒不貳過謂顏子之好學者其謂之何唯是言好學君子如斯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朱註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源佐云諂佞悅也

此皆無用之詁也又且失字義莊子曰希意導言曰諂荀子曰以不善先人之謂諂古訓如此矣驕與恭反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朱註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德夫云可許辭也奏可報可印可之類豈有所未盡之辭也乎德夫又曰石經樂下有道字仲

和卿四書備考皇侃義疏及我國博士家古本集解  
皆同史記弟子傳及范曄後漢書東平憲王傳引此  
語皆作樂道唯宋以下本闕道字茂卿云樂讀如字  
上脫一好字

可也許之辭添僅字固非也作樂道古也德夫徵  
之是也茂卿之說依坊記文然古本論語皆作樂  
道則非脫好字

茂卿云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  
驕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此說大牽強至次篇為政之語而其義甚抵牾其

所引坊記之言聖人制禮樂者使為君長者以此  
坊民之情欲之謂而非使民好禮樂之謂也且向  
今本文何處見使民如此之義彼謂子貢在孔門  
為高第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修身之  
至則豈足以為子貢乎是亦粗也子貢若不待夫  
子教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則夫子何獨賢顏  
子斯無諂無驕無字不易德夫得之茂卿讀之粗  
以為不諂不驕故為此鑿說爾今此解仁齋為是  
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者皇疏云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成器如孔子說

貧樂富禮是自切磋而成器之義

此解并是也德夫非此安國皇疏而據毛傳以更為說然毛傳之意亦與安國不異見而可知焉朱註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此切磋琢磨之解違爾雅之訓且不協於經文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而非切磋之謂也其以義理言之者本諸孟子以為其家學然孔門所不言也

源佐云子貢及聞夫子之言知學問研究無窮故引詩以贊之茂卿不拘骨象玉石之分而謂大學之文以為古義

子貢引詩夫子以為始可與言詩者美其能取詩之義焉爾然則非徒以贊之也又大學之解分以為學與自修是學者自外來成其材故取義於切磋骨象自修者修德於己之意故取義於琢磨玉石斯其義自分也

孔安國云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朱註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源佐云告之

以既往之事則自能知將來之變也茂卿云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

諸說皆似不穩焉仁齋之變茂卿之效由來最不是也往來之言不可敢拘上文汎稱其敏而已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朱註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求在我者亦本諸孟子以為其家學然孔門所不言也知與不知豈以是非邪正言之乎斯所以為宋儒也仁齋於此曰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是其

幼而讀集註序說先入為主而不察也晏子豈不知孔子者也哉其辯具於聖道合語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章

朱註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仁齋云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也茂卿云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德夫云德謂德行也

經言皆得於身之謂德也未嘗見言得於心者焉其詳具於聖道辨物所謂仁義禮智之說斯惑乎孟子者也是亦孔門所不言其辯具於孟子斷用

有德之人之說固牽強大禹謨曰德是善政自是而下人君以修德為政治之本者經典之常教也茂卿又非介朱註范氏之說亦皆妄也范祖禹之說皆有徵於經傳非其臆說德夫猶不從師說善矣若皇侃以德為得萬物之性者奇說不須論

○子曰詩三百一言章

孔安國云篇之大數朱註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安國所傳詩者魯詩而其篇數與毛詩同否不可知也朱子所謂詩者毛詩而雖三百十一篇也皆

非聖業之舊其辯具於予毛詩註

包氏云蔽猶當也朱註蔽猶蓋也筆解云蔽猶斷也大禹謨曰官占惟先蔽志孔傳云蔽斷也小爾雅亦云蔽斷也故今從之其訓當者未見其例

朱註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茂卿駁朱註曰其說至柔間濮上窮矣遂有鄭衛者孔子之所刪而漢儒取以足三百之疑殊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方詩之義多端不可為典要古之取義於詩者亦唯心之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



心也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情性解之豈思之義也哉

朱註以詩之言為解者固不是也詩之教在諷詠間而非敢論其言之善惡者也且詩無定義則雖鄭衛之淫風亦有取義以成其用然今之毛詩中如桑中溱洧新臺之詩則有可疑焉其說具於子毛詩註茂卿駁朱註者是也然以思為取義者之思則亦不通也夫子既曰不學詩無以言又謂有興觀羣怨之用豈唯以取義者之思為取於詩之方乎程子曰思無邪誠也仁齋曰直也皆非也誠

與偽反直與曲反邪與正反邪不正也此章德夫解為得焉今取之

○子曰道之以政章

茂卿云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何晏云格正也朱註格至也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以德果為有德之人則政刑及禮亦為有政之人有刑之人有禮之人乎殆不通也格訓至為是然謂至於善非也經文何處見善不善之意緇衣之文可以徵焉以與遯心相對書曰格藝祖又曰有苗格又曰祖考來格詩曰格皇天之類皆同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朱註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仁齋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謂之道志于學者欲以其道修己治人爲天下開太平也茂卿云志者其心之專注也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德夫云志者心之有所守也而駁朱註曰心之所之者說文制字義非所以釋經又云學者學先王之道也詩書禮樂是耳

太戴禮曰束髮而就大學白虎通曰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曰二十八入大學朱註蓋依白虎通茂卿

云或云十三此說不知出所尚書大傳十三入小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或說蓋據內則與今則依太戴禮也德夫駁朱註不是也說文何爲非所以釋經之者行不反之辭使心之其事而不退移之謂也則不可敢非也其有所守謂志之說反不通守國守家守身之詞豈志之謂也乎然而按之書曰如射之有志以如是文觀之則茂卿專注之解爲得焉大學之道則學記所記是也朱子之意蓋所謂三綱令八條目而已然則其詞是而其意則非也茂卿所謂有所志者不知以爲

何事之志，其人之論語徵中，屢言孔子之微意者，我惡其所志也久矣。且如其解，則非志于學在學，而更有所志也。斯乃違於文德夫之解，亦屈矣。詩書禮樂固雖先王之四教也，今所謂志于學者，豈徒以四教言之乎？今特仁齋之解為無失矣。朱註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皇疏云：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源佐云：學既為己，有不為利祿邪說所變移搖動也。朱註有自立者，其立何如？不謂其所以立，則不註。

可也。且君子之志，至功成名遂，不可衰也。若於學有所成立，則其志愈可堅也。皇侃之解，豈古之學也乎？是漢以來，以讀書為學之舊習也。仁齋之解，將為四十不惑之解，非立之謂也。此以下，茂卿之說為得焉。予註從茂卿。

孔安國曰：不疑惑也。皇疏云：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朱註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皇疏之解是也。朱註事物當然之理，其一家之言，孔門所不言，斯不須論。

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韓愈云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朱註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仁齋云天莫之爲而爲命莫之致而至皆非人力之所能

朱註謂事物之當然以爲天命固其家學不須論焉且其解與四十不惑何以異也仁齋依孟子以爲解然今之語何分天與命之有茂卿之解是也然又其說曰知我者其天與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也是解之過也知我者其天與此

歎意說者皆亦失其解其辯具於其章凡天命之說古今舉失之其詳具於聖道合語今之語韓愈之解亦通

鄭玄云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朱註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仁齋云毀譽之來耳受不逆言向雖已知天命然毀譽入耳猶有所礙然至此一切漠然不覺其入知言之微旨豈順之謂也乎且聖人知言之微旨何必待六十聲入心通亦不順之謂如斯是聰敏而不可謂之耳順也仁齋毀譽之解如得之然亦不唯毀譽之言凡人言不逆耳也韓愈云耳當爲

爾奇說不可從此解亦茂卿為是矣

○孟懿子問孝章

朱註無違謂不背於理皇疏云行孝者每事須從無

所違逆茂卿云無違乎親之心也

皆非也夫子明以禮言之何須異說朱註之理則其家言是以孔子從己也皇疏及茂卿皆是婦寺也夫子不言乎從父之命又安得為孝乎王充論衡邢昺疏及仁齋德夫皆以為無違於禮是也

鄭玄云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朱註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

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此孟孫不達其意將問於樊遲與不可知也今朱註為優矣德夫云意者孔子將出行而孟孫來見焉賓主語畢而孟孫去於是遲也為夫子御故孔子語諸車中是無用鑿說

茂卿云孔子始則以無違親之心語懿子後慮其僭禮之家也語樊遲以禮發之

是何妄說也聖人寧有不慮其為人而以苟且之教乎諸子問仁問孝諸侯大夫問政因其邦其人而其對不同可以知也

○孟武伯問孝章

馬融云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朱註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茂卿德夫皆馬融為善源佐云人子事父母之間其當憂者甚多然不如疾病之最可憂王充論衡曰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依之也

舊說不可從也孝子以安父母之心為先務豈何有可使疾憂之義且子有疾病則父母憂之其常情也不須言也且於文不得焉若王充之論奇僻

太多唯憂父母之疾之說最牽強且有害於教源佐從之何是皆不察乎人情而徒弄文辭者也

○子游問孝章

包氏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朱註以下皆此一說之意而已唯茂卿是包氏而曰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可得而解且以親比犬馬聖人之言不如是鄙包氏之解太非也茂卿是之者何皆能有養何為不得解乎曰至曰皆其間自有家族在焉非獨以犬馬比之如斯則讀經之粗也且犬之守馬之勞

安得謂之養於詞亦不得焉仁齋云從子弟婢僕以至犬馬之賤皆養之此解得之猶未盡也

○子夏問孝章

包氏云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朱註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又引舊說以為亦通仁齋茂卿皆依朱註本說德夫云二說皆通

今察之於人情子之望父母顏色與父母之見子顏色孰是常人之情也以予觀之父母之見子顏色不愉以為憂者人情之所同然也朱註所引祭義可以徵焉且為子承順父母顏色非敢所以為

難也弟子解曰子夏為人性不弘自是將鮮溫柔色故夫子以戒之爾

○子曰吾與回言章

孔安國云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朱註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又云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茂卿云朱子日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為當然之理而不知為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

安國說釋之解未之盡也所以省其私者豈唯以說釋言之乎其言行皆可以省焉也朱註亦不是孔子與諸子言者皆是先聖之道也而當燕居獨處時何以見發明道義茂卿非之者是也退者安國以下皆以為顏淵退還德夫非之以為孔子之退其說未知其是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何晏云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朱註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德夫云視其所以言語其所以作事也

所以字定文也不可更假訓既視以為君子為小人則不可須復觀察其所由所安也且以君子小人言之亦不可通也凡小人之稱未必為惡者之謂為善者未可必稱之君子也德夫之解如無失然視觀察之事不可以關乎言語也

何晏云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朱註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德夫云由君子之道者為君子由小人之道者為小人

皆非也所由字亦何更假訓又視觀二字豈詳畧



之謂也乎以經傳所用可見也既視其所為以為君子為小人而又觀意之所從來以為非君子非小人何其輕率也德夫之解亦不通既視其所以則當知其所以者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與是所以所由不分之解也且亦以君子小人言之不是集解無察解朱註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

是亦非也察字豈如詳之謂也乎又意之所從來即當心之所安事從意來而心不安之豈有此理乎以安為樂亦無用之解也皇侃云視直視也觀

廣瞻也察沈吟用心而忖度也此解可從也但沈吟不穩也茂卿以此章謂察國君之道也其僻說不須論焉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何晏云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朱註與何註同意仁齋依朱註皇侃云溫溫燭也茂卿德夫皆用溫燭之解鄭玄中庸註云溫讀如燭溫之溫謂故學之熟邢昺疏引鄭玄賈逵言人舊學已精熟而後更習之猶溫燭故食茂卿云邢疏曰舊所學得朱子曰舊所聞是皆據字義解非也如國之故天下之故幽明

之故皆明有所指蓋如典故故實之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朱註新今所得仁齋曰時有新益茂卿曰新古人之所不言先師之所不傳

溫讀爲尋者固牽強溫燂爲是朱子中庸註則亦以爲燂溫之溫朱子論語註則其四十八歲時成中庸註則六十而成云然則朱晦菴亦以溫燂爲燂也以此觀之此它論語之註晦菴至老年而悔其過非亦可多也溫故之解茂卿爲得焉左傳曰盟可尋乎亦可寒也賈逵註尋溫也是尋燂通傳文與寒對自可知也故者典故而已新者謂事之

新作者也諸說皆不穩也其解具於予註

○子曰君子不器章

包氏云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朱註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仁齋云器各有適其用之謂言君子之德可大用而不可小用也茂卿云君子長民之德所以用器者也故曰不器器者百官也君子君與卿也

包咸朱熹皆失之孔子曰君子多也乎不多也君子豈多材多藝者也乎仁齋以下說得之但茂卿

謂君與卿者屈矣。學記所謂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雖未為君與卿，而謂大德大道之人也。

○子貢問君子章

皇疏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措，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程伊川云：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程頤之說似原於皇侃，皆鑿說經文必不然矣。又韓愈筆解云：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德夫是此韓愈然，亦是鑿說。若是一段也，則孔子之答當語其不器之義也。謂君子先行其言，則其言下

自有小人不然之意在。故安國承之以為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何為戾於義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皇疏云：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朱註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茂卿云：君子者，在上之德。其心在安民，故公小人者，細民之稱。其心在營己，故私。

安國之解，魯語之文，而古之典言也。則周與比，不可以設別訓。朱註蓋依皇疏與然，皆臆說耳。且朱

註以為皆親厚之意混周比也又程頤云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最失周比之言德夫駁朱註之公私然公私者非可駁焉茂卿亦不以公私解之耶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經言固爾

○子曰學而不思章

包氏云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朱註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皇侃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行用而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包咸所謂義理者非宋儒所尚之義理言書籍之文義耳然思書籍之義理非章意矣朱註求諸心

斯其心學之解茂卿善皇疏而以昏罔為非古言然昏罔何非古言少儀之文足以徵焉德夫引之者善矣鄭玄云罔猶罔罔無知貌字亦作惘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章

何晏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朱註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揚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

何晏以異端與善道對則以為惡道也異豈惡之

謂也乎斯無替之說也朱註如揚墨亦非不可以  
為異端然如揚墨及佛氏者孔子之時未之有也  
且其至於無父無君者是雖倣孟軻氏揚墨豈然  
者也哉又且專治之解恐不通也如然則不專欲  
精之則雖治之可也乎其以佛氏為近理是其以  
自浸淫乎佛理故也我聖人之道豈論如彼之理  
者也乎哉

源佐云異端古之方語謂其端相異而不一也不用  
力於根本而徒治其端之所異則無益而有害  
是全臆說所謂根本者何端之所異者何皆不辨

章意也然又其論云後人專指佛老之教為異端  
者誤矣孟子時或稱邪說暴行或直稱揚墨之徒  
其時未有異端之稱是則然也

茂卿云異端替諸漢晉諸史多謂人之懷異心者乃  
多岐之謂也人之懷異心遽以攻之必至激變故孔  
子誠之德夫因家語以為異端猶多端

茂卿之說最牽強漢晉諸史何史云爾大欺人者  
也且曰懷異心又曰多岐之謂多岐豈懷異心之  
謂也乎何其解之不協德夫之說亦失之家語辨  
政篇子貢問孔子之對魯君齊侯及葉公之不同

曰然則政在異端乎則謂其不同以為異端同異相對之辭而非多端之謂也又謝肇淛云孔子當時揚墨未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是亦陋也異端之說亦具於聖道合語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皇侃云此章抑子路兼人也朱註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茂卿云是語知人之方仁齋云子路性剛以盡知天下之事為知故夫子告之曰

由也兼人者言其勇於為也非以知言之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以此觀之其為人也不可強所不知以為知之人也茂卿之說牽強不須言今之語在家語審也又荀子及韓詩外傳載焉仁齋之解得之

○子張學干祿章

鄭玄云祿祿位也朱註祿仕者之奉也論語中曰祿曰穀意不同也祿記曰位定而後祿之是祿必有位也穀若三年學志于穀是廩俸之謂而未必有位也子張之志非徒求俸也

包氏云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

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朱註呂氏曰  
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  
悔理自內出者也朱子又曰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  
進之也又程子曰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  
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茂卿論之曰  
夫士無恒產何以能存故學而干祿士之常也故先  
王設穀祿之制孔子亦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子張  
亦豈不知世俗干祿之所為乎蓋於其心有不安者  
故問君子亦有干祿之道乎仁齋云祿在其中者謂  
不為人所棄而衣食自給也非必指受穀言也

包咸之解是也朱註以尤為罪咎非也其疑與殆  
之解皆無用也程子內外之說亦窮理之屈見無  
益於章意矣其責子張者尤妄也可責則夫子將  
責之茂卿論之者善矣仁齋之說其陋太甚矣且  
以子張為衣食不給問之與君子寧以衣食給為  
祿乎是以後世儒者言之耳

○哀公問曰何為民服章

包氏云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朱註錯捨置也諸眾也仁齋從朱註瑯邪代醉孫繼  
和云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而加諸直之

上則民不服茂卿云諸之乎也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古之道若是又云二句以積材木之道為喻包咸朱註皆非也他日語樊遲曰舉直而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豈廢捨之而得使之直耶且錯之詞何為廢捨之義易曰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樂記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於天下舉錯之詞可以見焉茂卿德夫皆依瑯邪代醉是也但孫繼和換錯以加不是也加加入於其間之詞也茂卿以二句為古言亦不是以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言言之凡孔子之言語咸可謂古言也何得特謂是古言也其積材木之道今釋此語乃以為比喻則可也直以此語為譬斯未可知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包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朱註莊謂容貌端嚴也仁齋德夫皆從包咸茂卿云奉天道曰莊

莊與嚴不同莊容貌整而不褻慢之謂嚴容色尊重而有威之謂也其詳具於聖道辨物茂卿之說尤其臆說不須言焉朱註園外張敬夫之說茂卿



非之曰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而孔子答之以此是為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者審也此駁反失聖人之教夫莊與孝慈皆君子修己之道也已修己以安百姓是其常教也故予註全用張敬夫之說德夫亦不用師說而曰康子所問求之於民孔子所答修之於己君子之道迺爾善矣

○或謂孔子曰章

包氏云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皇疏云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為政處官位乎朱註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茂卿云如此

章則孔子為大夫時之事也未審為司空乎為大司空乎孔子為大夫不兼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德夫云卿大夫非一人而為政者必上卿為長者一人耳由是推之凡主事者皆謂之為政

包咸及皇侃之解似通而不明朱註垂乎文義為政者在官職之事豈謂不仕為不為政乎茂卿以為孔子為大夫時之事是也然謂不兼柄者非也君子既為一官長而可不兼其政柄乎是竊位耳德夫之說亦不通然則孔子不主事之謂也乎其意亦同茂卿此諸說皆不得或人所以疑之意見

夫子之答乃自可知也

包氏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爲政同朱註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又曰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仁齋云今古文尚書無孝乎二字當以此爲正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而施及於有政茂卿依包咸施訓行而曰孝友之道自然行於政事是亦秉柄於官政也德夫云爲爲政上爲猶謂也

今尚書曰君陳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經文惟汝令德句孝恭惟孝句斯乎字今作恭自可知也朱註讀爲書云孝乎固牽強仁齋以下以爲脫孝乎二字亦粗也包咸施爲行所行與爲政同者違於經文明言是亦爲政何處見同之意朱註素以不爲政爲不仕故其解皆強也書意豈謂一家之政耶成王命君陳以正東郊成周故曰施於有政言以其孝友之道施行於國政也說者多失章意矣其詳具於予註

○子曰人而無信章

茂卿云輓軌在車與馬牛相接之際信亦在我與人相接之際故引以為喻

此解善矣此章諸註無異說但說者多以信為誠實之謂者非也源佐云信人道之本人而無信則不可以一日立天地間此解過而失之君子言不必信是亦以為誠實之謬而已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皇疏云十世謂十代也朱註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茂卿非朱註而曰父子相受為一世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代釋文云也一作乎

父子謂世朱晦菴豈不知之耶今所以註者晦菴之意蓋所謂十世者以為非父子相受之謂而云爾也且有虞夏之世殷世周世之言則今謂代為世與茂卿又非釋文而曰十世可知也古言子張疑而問之是亦其人一癖

孔安國曰文質禮變馬融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韓愈云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朱註引馬融曰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云

卷一  
茂卿非馬融曰所因何帝三綱五常也所損益何帝  
文質三統也果其說之是也則秦漢以後與三代不  
同何孔子之言不驗乎

三綱之目初見於白虎通然於傳記未之見也五  
常卽五典其目出於尚書而謂父母兄弟子之五  
也謂仁義禮智信爲五常起於漢儒其辭具於聖  
道合語馬融以三綱五常爲所因者漢儒之詞而  
失經意經文明言因於夏殷禮禮豈所謂五常也  
乎亦唯所謂三綱也乎然韓愈之說則愈違於經  
義殷周二代皆因於前代之禮而其所損益今可

知也則繼周者雖百代也其所因所損益亦可以  
准知之謂經文明矣豈何特從周之意也可謂強  
矣茂卿之非馬融者未之盡焉雖秦漢以後也於  
人倫之禮則莫不因於三代其所損益推而言之  
則亦不過乎文質之間今唯不取三綱五常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皇疏云諛橫求也朱註諛求媚也仁齋云諛謂瀆近  
於鬼神也

橫求之解古未見此訓朱註學而篇則曰諛卑屈  
也仁齋則曰佞悅也何各異其解其古訓出於學

而篇此章諸說無異義但朱註云知而不為是無  
勇也經文曰見義見者百見事之義也不唯知之  
謂且說者多不思所以鬼與義對言焉其意具於  
子註

論語羣疑考卷一終

